十誦律卷第二十六 第四誦之六　從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醫藥法第六

佛在王舍城秋時諸比丘冷熱發癖
瘡患動食不能飽羸瘦少色力佛見
諸比丘羸瘦少色力佛知故問阿難
諸比丘何以羸瘦少色力阿難白佛
言世尊諸比丘秋時冷熱發癖瘡患
動食不能飽是故羸瘦少色力尒時
世尊作是念當以何藥與服令差色
力還復若食麁餅麨糒不能益身當
聽服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佛以
是因緣故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從
今日聽諸病比丘服四種含消藥酥
油蜜石蜜尒時諸比丘中前服過中
不服猶故羸瘦少色力佛見已復問
阿難諸比丘何以故羸瘦荅言世尊
世尊雖聽病比丘服四種含消藥諸
比丘中前服過中不服是以猶故羸
瘦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種種
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告
諸比丘從今日聽四種含消藥中前

中後自恣服
佛在舍衛國是時長老畢陵伽婆蹉
目痛藥師語言以羅散禪塗眼差言
佛未聽我等以羅散禪塗眼諸比丘
以是事白佛佛言聽以羅散禪塗眼
是長老以羅散禪盛著鉢中半鉢鍵
鎡小鍵鎡絡囊懸象牙杙上取藥時
流汙壁及卧具房舍中臭穢佛言應
用函盛雖盛不覆土塵墮中用時增
益眼痛佛言應作蓋蓋直動脫佛言
子口合作是時諸比丘用鳥翮雞翮
孔雀尾著眼藥眼痛更增佛言用匕
長老優波離問佛應用何等物作匕
佛言若鐵若銅若貝若象牙若角若
木若瓦
佛在毗耶離國住是地醎濕諸比丘
病疥膿血流汙安陀會如水漬佛知
故問問諸比丘何以汙安陀會如水
漬諸比丘言世尊我曹病疥膿血流出
汙安陀會佛言從今日聽諸病疥比
丘用苦藥塗長老優波離問佛何等
苦藥佛言拘賴闍樹拘波羅樹拘眞
利他樹師羅樹波伽羅樹波昼無祇

倫陁樹諸比丘不曉持磨佛言聽石
磨石磨藥墮地佛言聽石臼杵擣諸
比丘手壞佛言聽作木杵作木杵不
曉作捉處手上下脫佛言中央令細
所擣藥處佛言應篵令細以油塗搶
以藥坌上
佛在舍衛國長老施越狂病受他語
衆生肉飲血狂病當差施越語諸比
丘我狂受他語衆生肉飲血我今當
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
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施越汝
實狂受他語衆生肉飲血語諸比丘
我今當云何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
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
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日若有
如是病聽衆生肉飲血應屏處衆莫
令人見
佛在舍衛國共大衆夏安居是時長
老畢陵伽婆蹉王舍城夏安居是長
老多知多識多得酥油蜜石蜜盛著
大小鉢大小鍵鎡中絡結懸象牙杙
上取時流出汙壁卧具房舍臭穢有
諸比丘共行弟子近住弟子取酥油

蜜石蜜舉殘惡捉不受內宿合置一
器中敷諸佛常法雨時大會春末月
夏末月春末月諸方國比丘来詣佛
所聽佛說法夏安居樂是初大會夏
末月安居竟過三月作衣畢持衣鉢
漸漸遊行来詣佛所我久不見佛久
不見修伽陁是第二大會諸比丘王
舍城安居訖過三月作衣竟與衣鉢
俱漸漸遊行来詣佛所頭面礼佛足
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来如是
問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
路不疲耶今佛亦如是佛問客比丘
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
不疲耶諸比丘言忍足安樂住乞食
不難道路不疲以是事向佛廣說佛
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種種因緣
訶諸比丘我憐愍諸病比丘聽服四
種舍消藥酥油蜜石蜜而舉殘惡捉
不從淨人受內宿種種因緣訶已語
諸比丘從今病比丘聽服四種舍消
藥一受已七日自恣服若過七日犯
尼薩耆波逸提
佛在舍衛國長老毘離越見作石蜜

若麪若細糠若燋土若臭煠合煎見
已語諸比丘諸長老是石蜜若麪若
細糠若燋土若臭煠合煎不應過中
敢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
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疑離越汝
實見作石蜜若麪若細糠若燋土若
臭煠合煎語諸比丘不應過中敢不
荅曰實尒世尊佛種種因緣讃戒讃
持戒讃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
聽作石蜜若麪若細糠若燋土若臭
煠合煎若中前應敢過中不得敢
佛在舍衛國時長老舍利弗病風冷
藥師言應服蘇提羅漿舍利弗言佛
未聽我服蘇提羅漿諸比丘以是事
白佛佛言從今聽服蘇提羅漿長老
優波離問佛用何等物作蘇提羅漿
佛言以大麦去麤皮不破少煮著一
器中湯浸令酢晝受晝服夜受夜服
不應過時分服
佛故在舍衛國時長老舍利弗熱血
病藥師言應服首盧漿舍利弗言佛
未聽我服首盧漿諸比丘以是事白佛
佛言聽服首盧漿長老優波離問佛

何等物作首盧漿佛言蘖若磨若搗
合油等分以水和之令酢時應服非時
不應服佛在波羅奈國與大衆共夏
安居是中有優婆夷字摩訶斯那大
富饒錢穀田宅寶物豐足種種福德成
就信佛法僧見諦得道請佛及僧夏四
月供給病人飲食湯藥自恣所須有
一比丘病服下藥須肉語諸看病人
言汝去到摩訶斯那優婆夷所作如
是語有一比丘病服下藥須肉看病
人即往摩訶斯那優婆夷所語言有
一比丘病服下藥須肉優婆夷即持
物與婢使買肉與看病人婢持物遍
波羅奈城中求肉不能得王波摩達
斷殺故還語大家言王斷殺我遍求
不能得優婆夷思惟何以辛苦如是
我請佛及僧夏四月自恣所須一比
丘病服下藥須肉不能得若不得肉
或當增病如是思惟已捉利刀入室
自割髀肉持與婢汝好熟煑與比丘
婢煑竟與看病人看病人持去以水
洗病比丘手持肉與病比丘病比丘
不知是何肉便食病從是得差摩訶

十誦律卷第二十六　第七張　從戊

斯那優婆夷極患瘡痛不能出入坐起
其夫有小因緣事不在行還不見其婦
即問摩訶斯那優婆夷那去家人言
病苦痛在一室中卧不能坐起其夫
到邊問汝有何苦痛為風熱冷病耶
優婆夷廣說上事其夫聞已大瞋不
忍不信何緣尒沙門釋子不知時不
籌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乃
使我婦苦痛如是不能坐起含瞋詬
佛佛時與大衆圍繞說法遥見優婆
塞來漸近佛以大慈力感彼瞋恚漸
息清淨心生頭面礼佛足一面坐佛
為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
便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世
尊受我明日請食并比丘僧佛默然受
知佛默然受已頭面作礼繞佛而去
通夜辦具多美飲食辦竟晨朝布座
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著
衣持鉢大衆圍繞往到其家在衆中
坐優婆塞見大衆坐竟自行澡水行
澡水已自手與飲食隨意所須大衆
食訖澡手執鉢持一小牀在佛前坐
聽佛說法佛知故問優婆塞摩訶斯

那優婆夷在何處答言大德摩訶斯
那優婆夷病苦痛在一室中卧不能
行來佛言優婆塞汝去語摩訶斯那
優婆夷佛呼汝優婆塞到優婆夷邊
語言佛呼汝是時優婆夷聞喚歡喜
瘡即差平復優婆夷言汝看我師有
如是大神力汝語我言佛呼汝是時
我身患即差平復夫見婦如是蒙佛
神力歡喜心生俱詣佛所頭面礼佛
足一面坐佛知二人信心歡喜隨意
說法優婆夷得斯陀含道優婆塞得
須陀洹道佛與二人更說要法善心
即生示教利喜已佛從坐起而去還
到精舍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
故問問病比丘汝實作是事不荅言
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何以名
比丘噉人肉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
比丘從今日不應噉人肉人脂人血
人筋若噉犯偷蘭遮噉人骨無罪從
今小因緣不應索肉若食時得肉應
問是何等肉若不問得突吉羅罪
佛故在波羅奈國是時飢餓乞求難
得象大疫死有諸貧賤人象子馬子

牛子客燒死人人除糞人皆噉象肉
諸比丘時至到其家乞食諸人言大
德我此無飯无麨精正有象肉汝能
噉不荅言汝等尚噉我何以不噉即
與象肉諸比丘持去餘比丘問此何
肉荅言象肉諸比丘種種因緣訶何
以名比丘佛未聽噉象肉而噉訶已
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
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
事不諸比丘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
緣訶諸比丘何以名比丘噉象肉若
梵摩達王聞沙門釋子噉象肉心不
喜何以故象是官物故佛種種因緣
訶已告諸比丘從今不應噉象肉象
脂象血象筋若噉得突吉羅罪若噉
象骨無罪

佛故在波羅奈國是時飢餓乞求難
得馬大瘦死有諸貧賤人象子馬子
牛子客燒死人人除糞人皆噉馬肉
諸比丘時至到其家乞食諸人言大
德此無飯无麨精正有馬肉汝等能
噉不諸比丘言汝等能噉我何以不
噉即與馬肉諸比丘持去餘比丘問

此是何肉荅言馬肉諸比丘種種因
緣訶責何以名比丘佛未聽噉馬肉
而噉訶已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
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
實作是事不荅言實作世尊佛種種
因緣訶諸比丘何以名比丘噉馬肉
若梵摩達王聞沙門釋子噉馬肉心
不喜何以故馬是官物故佛種種因
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馬肉不應噉
馬胎馬血馬筋馬骨若噉得突吉
羅罪
佛故在波羅奈國是時飢餓乞求難
得諸貧賤人象子馬子牛子客燒死
人人除糞人皆殺狗噉諸比丘時至
到其家乞食諸人言大德此無飯无
麨餅糒正有狗肉汝能噉不諸比丘
言汝等能噉我何以不能噉即與狗
肉諸比丘持去餘比丘問此是何肉
荅言狗肉諸比丘種種因緣訶何以
名比丘佛未聽噉狗肉而噉訶已以
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
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
荅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諸比

丘何以名比丘噉狗肉汝等若至貴
人邊若貴人來看汝若聞沙門釋子
噉狗肉則棄捨汝去汝如旃陀羅佛種
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不應噉
狗肉狗脂狗血狗筋狗骨若噉得突
吉羅罪
佛故在波羅奈國時世飢餓乞求難
得有諸貧賤人象子馬子牛子容燒
死人除糞人皆殺虵噉諸比丘時
至到其家乞食諸人言大德此無餅
無麨无糒正有虵肉汝等能噉不諸
比丘言汝等尚能噉我何以不能噉
即與虵肉諸比丘持去餘比丘問此
是何肉荅言虵肉諸比丘種種因緣
訶責云何名比丘佛未聽噉虵肉而
噉訶已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
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
實作是事不荅言實作世尊佛種種
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噉虵肉若諸
龍聞沙門釋子噉虵肉心不喜何以
故虵龍類故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
比丘從今不應噉虵肉虵脂虵血虵
筋若噉得突吉羅罪若噉虵骨無罪

佛在舍衛國佛身中冷氣起藥師言
應服三辛粥佛告阿難辦三辛粥阿
難受勅即入舍衛城乞胡麻秔米摩
沙豆小豆合煑和三辛以粥上佛佛
知故問阿難誰煑此粥答言我
佛告阿難汝持是粥棄著無草地无
虫水中何以故若外道梵志見如是
事必作是語諸沙門釋子師在時漏
處法出阿難受勅即持粥棄著無草
地無虫水中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
已告諸比丘從今大比丘煑食不應
噉若噉得突吉羅罪內宿內煑內宿
外煑外宿內煑自煑不應噉若噉得
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
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受已從坐
起頭面禮佛足繞佛而去還家辦種
種餚饍多美飲食敷牀坐褥遣使白
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僧到其舍佛
自房住迎食分居士見僧坐訖自行
澡水手自下食阿難先食迎佛食分
佛患老未久飯不大熟阿難思惟世
尊若食儻發冷患即持薪火於祇桓

阿難見熱時佛彷徉經行見知而故問
阿難汝作何等答言飯不大熟世尊若
食能動先患我今更煮佛言善哉善
哉阿難是食如是更煮應洗從今今
已熟更煮若生食熟火淨已淨煮去
何名火淨乃至火一觸
佛故在舍衛國有一比丘痔病藥師
名阿帝利瞿姤路以刀割大行處時
近祇桓門間露現處治吉痔彼身時
佛欲入祇桓藥師遙見佛來合掌請
佛看是處佛言惡口人由阿帝利瞿
姤路最第一乃語如來亦如是處
從今不應示語大行處若示語犯罪
從今大行處不應以刀治若治犯偷
蘭遮罪
佛故在舍衛國毗羅然國有婆羅門
王子阿耆達是王有小因緣事來到
舍衛國宿一居士舍問居士言是中
頗有高德沙門婆羅門為大衆師人
所宗重者不若有我當時時往問訊我
心或得清淨居士言有沙門瞿曇釋子
出家信淨除鬚髮著袈裟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佛陀汝若時時能往問訊

安心住得清淨婆羅門言沙門瞿曇
今在何處我欲往見答言今在祇樹
給孤獨園欲見便往即如其言往見
世尊在林樹間大衆圍遶說上妙法
諸根靜默容貌端正如紫金山既到
問訊退坐一面佛爲說法示教利喜
示教利喜已默然即從坐起偏袒著
衣合掌白佛願受我請夏坐一時並
比丘僧佛念本行因緣必應受報故
是事故默然受之既蒙許可所起繞
佛三匝而去還歸本國爲佛及僧辦
諸供具種種餚饍以俟三月勑守門
人我今一夏安樂自娛外事好醜一
不得白守門受勑一如其教佛已安
居時到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今往
訶毗羅然國諸比丘言都如佛教佛與
五百大衆俱入其國其國信邪先無
精舍城北有林号曰勝業彼其林鬱
茂其地平博世尊大衆止頓其中此
邑狹隘邊鄙家陋民窮少信乞食難
得佛便集僧集僧已勑諸比丘汝等
當知此邑窮隘又多不信乞食難得
若欲於此安居者住不者隨意衆中

是時舍利弗獨往阿耨迦末迦山安
居受天王釋及其后阿須羅女請夏
四月天食供養時佛與五百少一比
丘於毗羅然國安居彼國諸居士及
婆羅門以少信心供佛及僧滿五六
日便止諸比丘乞食極苦難得
時長老大目揵連白佛有樹名閻浮
提閻浮提因以為名我欲取此樹果
供養大衆有呵梨勒林阿摩勒林鞞
單曰有自然粳米忉利天食修陁味
普皆欲取以供大衆有甘地味我以
一手擎諸衆生一手反地令諸比丘
自取而噉願見聽許佛言汝雖有大
神力諸比丘惡行報熟不可移轉一
皆不聽是國清涼水草豐美有波羅
奈國人逐水草放馬欲令肥丁來到
此處馬子信佛心淨見諸比丘乞食
極苦難得言諸長老汝等辛苦耶諸比
丘言極辛苦彼言我等知汝極飢餓
我等糧食盡正有馬麥汝能噉不諸
比丘言佛未聽我等食馬麥諸比丘
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馬屬看
馬人若是諸牧馬人能以好草塩大

食馬此麥自在應受是馬有五百疋
比丘五百少一一馬食麥二斗一比
丘給一斗一斗與馬中有良馬給麥
四斗二斗給佛二斗與良馬阿難取佛
分并自取分持入聚落於一女前讚佛
言好妹佛有如是念定智慧解脫解
脫知見大慈大悲一切智人身有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項有圓
光大梵音聲視無猒足若不出家當
作轉輪聖王猶如日出當有七寶
及千子我與汝等無不屬者今出
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未度
者度未解者解未滅度者滅度降生
老病死憂悲苦惱有小因緣在此安
居汝能持此麥為佛作乾飯不女言大
德阿難我家中多務多事不得為作
傍有一女人聞佛功德即生敬心如
是人者世所希有白阿難言可持麥
來我為作飯從今日汝分我亦當作
更有軟善智慧持戒比丘我亦與作
安即作飯持與阿難阿難敬佛情深
如是思惟佛為王種當食餚饍此飯
麁惡要能益身念已行水授飯見佛

食之悲哽交懷佛知其意欲解釋之
汝能噉此飯不阿難言能受以食之
滋味非常實是諸天以味加之欣悅
無量悲哽即除佛食訖阿難行澡水
洗手攝鉢白佛言今日有一女人我
倩作飯不肯傍有一女不倩而作佛
言阿難是女不肯作飯所應得者不
得若即作者此功德報應作轉輪王
第一夫人不倩而作者此福無量不
假餘福此福已大是時世尊宿行未
除一時之中無有知佛共僧毗羅然
國噉馬麦者魔王化作諸比丘飯食
充滿盈長賣行出向諸國路相逢者問
所從来荅言從毗羅然國来諸居士言
佛於彼住有四供養不荅言彼常有
大會有餚饍盈長我所持者即是彼之
遺餘尒時世尊宿行已畢十六大國咸
聞世尊與五百比丘毗羅然國三月食
馬麦尒時諸國貴人長者居士大富
薩薄偹衆供具種種餚饍車馱盈溢
塡道而来奉餉世尊自恣垂至七日
未訖佛知故問阿難自恣有幾日在
阿難言餘有七日佛告阿難汝行入

城告阿耆達佛語汝我於汝國夏安
居竟欲餘國遊行諸比丘言世尊是
人於佛衆僧有何恩德在此安居竟
困理極而與之別佛言此婆羅門雖
無恩分賓主之宜理應與別阿難受
勅與一比丘俱到其門下告守門者
可白汝阿耆達婆羅門令知阿難在
外守門者思惟阿難名吉清旦聞之
云何不白時阿耆達早起沐浴著白
淨衣獨坐中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
難在外婆羅門相法名吉則吉信名
未淨即語令前阿難前已即喚令坐
時間小默而問阿難阿難以何事來
荅言佛遣我來語汝夏三月住汝國
界安居安居已竟欲餘國遊行婆羅
門驚問阿難瞿曇沙門毗羅然國夏
住耶阿難言然婆羅門言云何得住
阿誰供給阿難言窮苦理極佛與衆
僧三月食馬麦是時婆羅門始自覺
悟念前請佛幷及衆僧夏四月供具
充備如何令佛及僧三月食馬麦惡
聲醜名流布諸國當言阿耆達長夜
惡邪憎嫉佛法惱佛及僧乃令困極

[illegible]

所語阿難今沙門瞿曇可得懺悔留
不向難言不得是婆羅門憂愧愁惱
熱悶躃地時諸宗親以水灑面扶起
乃穌親里諭言汝莫愁憂我當與汝
懺謝瞿曇當請留住若不肯住當晝
飯食隨後逐之乏少時供養婆羅門
及諸宗親共往詣佛懺悔請留佛使
思惟我若不受彼當吐熱血死佛憐
愍故受請七日婆羅門思惟與供具後
夏四月云何七日能盡佛自恣竟欲
往越祇國二月遊行越祇國人聞佛
當來各設供具一日二日一施兩施
今盡二月次第作竟佛自恣竟二月
越祇國遊行阿耆達賣諸供具追隨
佛後若乏少時當設供養越祇諸人
聞已相率集會共作要令若有請佛
皆當日日倫具前食後食恒鉢那無
令乏少莫使異人關錯其中阿耆達
知佛宿處辦責食具器物先往施設
言我當今日施若明日若後日諸越
祇人不聽語言汝長夜惡邪是佛怨
家故惱佛及僧今欲撓他意故作如
是語我當今日施若明日若後日汝

有何事今許時令佛及僧毗羅然國三
月取馬麥而今多是欲未施日婆羅
門聞是語慚愧交懷在一面立者衆
僧少何等我當與之值時無粥隨辦
種種粥所謂油粥胡麻粥乳粥小豆
粥磨沙豆粥麻子粥清粥辦已奉佛
佛告婆羅門與僧作分即與比丘比
丘不受言佛未聽我食八種粥以是
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食八種粥粥
有五事利身一者除飢二者除渴三
者下氣四者卻臍下冷五者消宿食
婆羅門思惟我四月安樂自娛二月
逐沙門瞿曇以我一人廢諸國事今
興供具多不可盡且當布地令佛及
僧以足蹈上即是受用具以所懷白
佛願佛受用佛告婆羅門不可得如汝
所言此是食物應以口受用佛欲達
婆羅門卿為說偈

若在天祠中　供養火為最　婆羅門書中
薩鞞帝為最　一切諸人中　轉輪王為最
一切諸江河　大海深為最　於諸星宿中
月為第一最　一切照明中　日光曜為最
十方天人中　佛福田為最

佛說偈竟從坐起去　十誦律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張　從
佛在越祇國中遊行向阿那伽頻頭
國中有外道弟子舊象師名毗羅吒
大富多財穀帛充益田宅寶物悉皆
豐足無量福德成就此一國人盡皆
邪見聞佛當來相率集會至象師所
向城中人種種毀佛多作沙門瞿曇
難滿難養多欲無厭將千二百五十
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聚
落至聚落從城至城如霜雹墮無殘
賊人羣所經過處破人家業次第復
欲不利我等象師及城中人惡心轉
生共作要令沙門瞿曇來至不聽往
看佛到其國國無精舍城北有林號
勝業婆其樹欝茂其地平博世尊大
衆止頓其中象師聞佛已到其人先
世供養佛種善根近正見利根茲因
力故能得今世無漏習爲善根力所
追便自思惟我於此國人所宗敬尊
貴第一若不看佛人當謂我憍貴即
告諸人諸人先作要令我自思惟此
要不全諸人自言以何事故答言我
於此國人所宗敬尊貴第一若不看

佛人當謂我惜貴諸人言今見瞿曇
以何供養答言石蜜諸人言沙門瞿
曇難滿難養多欲無厭若以千二百
五十瓶滿中石蜜盡受不讓象師大
富不計重貴即將千二百五十人負
千二百五十瓶石蜜奉佛佛告聚落
主分與衆僧此人思惟果如人語多受
不讓即以一瓶與一比丘諸比丘不
受言是蜜太多我不應受其人白佛
比丘不受願佛有勑佛與鉢及刀令
割分之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得滿鉢
一瓶石蜜猶故未盡白佛佛言重與
猶故不盡佛言與千優婆塞及五百
乞殘食人猶尚不盡佛言重與仍不
可盡一切皆足瓶蜜如故象師白佛
衆已飽足此諸瓶蜜用作何等佛言
聚落主我不見有人若天若魔若梵天
若世間衆生及沙門婆羅門食是石蜜
能消助身者除佛及僧汝擔石蜜棄
著無草地無蟲水中象師言尒即如
佛教擔諸瓶蜜棄著無蟲水中是石
蜜火烟出水沸聲震辟如竟日火燒
熱鐵投著水中烟出水沸聲震象師

見此二種神力向佛意喜心信清淨
知重佛德其心歡伏佛知其心隨意說
法得遠塵離垢諸法眼生見法得法知
法淨法度疑不信他不隨他除疑悔住
初果中得無畏從坐起頭面礼佛足白
佛言世尊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
僧我是優婆塞憶持從今日盡形壽不
殺生願受我食後住處請佛默然受
知佛受已頭面礼佛足繞佛三匝而
去還家掃擂大堂重閣四合舍廳舍
小房舍除去種種所有灑掃清淨懸
雜色繒幡燒衆名香布種種花敷金
銀頗梨紺琉璃牀各千二百五十如
是思惟此四寶牀若不受一當受一
辦千二百五十金瓶盛湯水千二百
五十使人一比丘給一人一切房舍
地布軟氍拘執欽婆羅雜色綾羅處
處寶瓶盛水諸香酥燈一切辦已遣
使白佛衆具已辦唯聖知時佛食後
著衣與比丘僧俱到其舍一比丘給
一人於門外洗浴象師自浴佛身如
一比丘浴須千二百五十人一時皆
竟佛及僧俱入其舍象師以千二百

五十金牀奉佛佛不受次奉銀牀頗
梨牀紺琉璃牀盡皆不受却四寶牀更
布淨牀以細氎拘執欽婆羅雜色綾
綺布淨牀上佛及衆僧坐訖自行澡
水奉非時漿及合消藥即於夜辦具種
種餚饍又辦金鉢銀鉢頗梨鉢紺琉璃
鉢各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若不受一
當受一又辦金盤銀盤頗梨盤紺琉
璃盤各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若不
受一當受一供具已辦白佛唯聖知
時佛及僧坐訖自行澡水以千二百
五十金盤奉佛佛不受次奉銀盤頗
梨紺琉璃盤盡皆不受即却四寶盤
更奉木盤銅盤佛即受之次以千二
百五十金鉢奉佛佛不受次以銀鉢
紺琉璃鉢各千二百五十奉佛佛不
受佛告諸比丘我先已聽二種鉢若鐵
若瓦八種鉢不應畜象師見佛及僧
食訖自行澡水攝鉢已持一小牀在
佛前坐欲聽說法復白佛言願佛受
我阿那伽賓頭國中盡形壽住我為
佛作千二百五十房舍千二百五十牀
榻被褥拘執臥具如是秔米飯隨飯

羙王所食者以供養佛及僧佛言衆
落主汝心信淨於我已足如汝等諸
善男子應度者衆不得獨受汝請是
時佛說偈言
若在天祠中　供養火為冣　婆羅門書中
薩鞞帝為冣　一切諸人中　轉輪王為冣
一切諸江河　大海深為冣　於諸星宿中
月為第一冣　一切照明中　日光曜為冣
十方天人中　佛福田為冣
佛說偈竟從坐起去
佛在阿那伽賓頭國中夏住已持衣
鉢向毗耶離城時諸利昌輩聞佛越
祇遊行欲來是毗耶離城衆人為佛
及僧故具種種餚饍佛到不久非時
雲起諸飲食在露地天雨諸利昌語
阿難我諸利昌為佛及僧設種種飯
食在露地天雨我當云何時阿難與
諸利昌俱詣佛所頭面礼足一面立
阿難白佛是諸利昌為佛及僧故具
種種飯食在露地天雨諸利昌不知
當云何佛告阿難於一房舍應作淨
地羯磨云何應作僧一心和合一比
丘唱大德僧聽某甲房舍作淨地若

僧時到僧忍聽僧某甲房作淨地如
是白白二羯磨僧某甲房舍作淨地
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房中作
淨地竟者飲食具舍內煑飯作羹作
餅煑肉諸外道姤嫉譏嫌言是先居
士舍內作飯食諸居士內有庫藏食
簞食厨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
而舍內亦有庫藏食厨與白衣何異
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陁聞是事心
慚愧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
集僧已告諸比丘從今日僧坊外作
食僧坊外作食烟火起露地多人見
来索飯食比丘各各分與使僧食少
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不聽作淨
地羯磨若作犯突吉羅罪先作者應
捨佛在毗耶離城中有一大將字師
子大富多錢穀帛田宅寶物豐足種
種福德成就其人本是外道弟子於
佛法中始得信心以好肥肉時時施
僧外道以嫉姤心譏嫌訶責沙門釋
子正應尒耳人故為殺而瞰何以故
師子殺肥衆生以肉時時施僧諸比
丘少欲知足行頭陁聞是事心慚愧

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
已告諸比丘三種不淨肉不應噉何
等三若見若聞若疑云何見自見是
生為我奪命如是見云何聞可信人
邊聞是生故為汝殺如是聞云何疑
有因緣故生疑是處無屠兒無自死
是主人惡能故為我奪命如是疑是
三種不淨肉不應噉三種淨肉聽噉
何等三若眼不見耳不聞心不疑云
何不見自眼不見是生故為我奪命
如是不見云何不聞可信優婆塞人
邊不聞是生故為我奪命如是不聞
云何不疑心中無有緣生疑是中有
屠兒家有自死者是主人善不故為
我奪命如是不疑是三種淨肉聽噉
復次有諸天祀象走所極馬走所極
烏飛所極閉摩婆羅薩祀尼羅伽羅
祀天祠中非天祠中分陁利華以彼
中祀天祠肉不淨沙門釋子不應噉
何以故是諸天祠為客作故
佛故在毗耶離國是時飢餓乞食難
得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黙
然受知佛受已從坐起頭面礼佛足

而辦具種種多美飲食時國言日清
晨衆僧大得猪肉乾飯諸比丘受惡
惟欲敢居士供具已辦敷牀座遣人
白佛時到是時僧入其舍佛自房住
迎食分僧坐訖自行澡水下食食已
澡漱攝鉢持一小牀坐僧前欲聽說
法上座說法說法已次第而出諸比丘食
訖不受殘食法小食先受在精舍內
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
聽如是飢餓時比丘若食竟小食先
受不受殘食法聽敢何等受小食諸
比丘早起受而不食是也佛故在毗
耶離是時飢餓乞食難得有一居士
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受
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還家具種種餚
饍辦已敷牀褥遣人白佛時到介時僧
入其舍佛自房住迎食分居士白衆僧
大德是施早辦僧等飽食殘可持去
須臾更食諸比丘食飽如居士言持
殘食去諸比丘食竟不受殘食法所
持殘食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
從今日聽飢餓時食竟持殘食去若
不受殘食法而食何等是持食去諸

比丘食竟持殘食去是名持食去食
有仙人字鉢泥耶取木果奉佛佛言
鉢泥耶與僧作分彼即與諸比丘諸
比丘言我曹食竟不受殘食法諸比
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
飢饉時諸比丘若食竟不受殘食法
聽食木果若胡桃栗批把更有如是
種種木果是一切聽食長老舍利弗
熱血病藥師語言應食池物舍利弗
言佛未聽我食池物白佛佛言從今
日聽食池物長老大目揵連至漫陁
耆尼池中取藕大如人髀極美如淳
淳白蜜其汁如乳以授舍利弗舍利
弗問何處得來目連言至漫陁耆尼
池中得來舍利弗言是池非人處何
誰授汝目連言非人授我舍利弗言
佛未聽我非人授食取白佛佛言諸
比丘從今日非人授聽食
是池物多得來食殘與諸比丘諸比
丘不受諸比丘言我食竟不受殘食
法諸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從今
日飢餓時聽諸比丘食竟不受殘食
法聽取池物何等池物若蓮根蓮子

婆艾羅頭子如是種種池物聽食
佛故在毗耶離先飢餓時憐愍諸比
丘聽小食受已後食食已持出木果
池物諸比丘豐時乞食易得如本飢
餓時淨食戒比丘違是時諸比丘少
欲知足行頭陀訶責何以名比丘佛
飢餓時憐愍諸比丘聽小食時受已
後食食已持出木果池物諸比丘豐
時乞食易得如本飢餓時淨食戒比
丘違是時諸比丘種種因緣訶已以
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
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
諸比丘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
諸比丘云何名比丘佛飢餓時憐愍
諸比丘聽小食受已後食食已持出
木果池物諸比丘豐時乞食易得如
本飢餓時淨食戒比丘違是時佛種
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日如本
飢餓時為憐愍諸比丘聽小食受已
後食食已持出木果池物如飢餓時
淨不應食若食犯波逸提
佛在毗耶離隨所住竟著衣持鉢向
修摩國遊行此國有二城一名婆提

城二名鬱城婆提城中有六大福德
人何等六一居士名民大二民大婦
三民大兒四民大兒婦五民大奴六
民大婢何等民大居士大福德民大持
沙金銀琉璃珠寶坐市肆由若諸宗
族五親知識朋友一切閻浮提人為
金銀琉璃珠寶來者是居士不起坐處
能令來者自恣所須寶物如故不
盡是為民大居士大福德民大居士
婦有何等福德若民大居士婦食時
若一切閻浮提人來為飲食故一切
諸人自恣飽滿食故不盡是民大居
士婦大福德民大居士兒有何等大
福德其兒入倉庫寶藏中看上向觀
見有孔譬如車轂錢財寶物從上流
下寶藏即滿是民大居士兒大福德
民大居士兒婦有何等大福德其兒
婦持華香瓔珞諸雜塗香好衣上服
至中庭牀上坐欲奉舅姑及夫坐處
未起若一切閻浮提人來為華香瓔
珞諸雜塗香好衣上服來者一切自
恣給與如故不盡是民大兒婦大福
德民大居士奴有何等大福德民大

十誦律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三張　從

居士奴若持犁一出耕時七壟成就
是為民大居士奴大福德民大居士
婢有何等大福德民大居士婢一切
穀麦舂磨還輸倉一切閻浮提人為
米麪故来者一切自恣給與米麪如故
不盡是為民大居士婢大福德是時民
大居士憍慢心生一切閻浮提福德無
人勝我是民大居士及婆提城中人
皆是外道弟子是諸外道聞沙門瞿
曇蘇摩國土遊行来向婆提城是外
道輩相率集會入城至民大居士前
毀佛及僧是人難滿難養多欲無猒
是沙門瞿曇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一聚落
至一聚落從城至城辟如霜雹蝗虫
賊殘害人民穀麦其所至處破人家
業今来復欲殘毀我輩時民大居士
即生惡心共作要令不聽一人往見
瞿曇若往見者輸城中人五百金錢
是時民大居士問諸人言是沙門瞿
曇人不欲與不強索不諸人言不強
索又問王勅與不答言不又問不與
是人作傷害不諸人言不是居士言

十誦律卷第二十八　第三十二張　天舍

云何與答曰自信自欲自愛自心清
淨故與是居士言若沙門瞿曇人不
欲與不強奪不王勑與若不與不作傷
害法應與是人福德力故令今許衆
人得樂如是人福德必勝我是時民
大居士未見佛便憍慢心除佛從是
諸國遊行到婆提城無有精舍城北
有林号曰勝葉其樹欝茂其地平博
世尊大衆於中止頓民大居士聞佛
已到其人先世供養佛及僧種善根
近正見宿因力故能得今世無漏智
為善根力所追便自思惟我於此國
人所宗敬富樂第一若我不看佛者
人當謂我慳貪惜貴即告諸人諸人
先作要令我自思惟此要不全我寧
輸五百金錢諸人言以何事故答言
我於此國富樂第一若不看佛人當
謂我慳貪惜貴諸人宗重民大居士
有負其債者有蒙供給者雖欲輸錢
無敢取者諸人言何須破要皆當共
去一切俱行到已頭面礼佛足一面
坐佛為居士隨意說法得遠塵離垢
諸法眼生見法得法知法信淨度疑

不信他不隨他除疑悔住初果中得
無所畏從坐起頭面礼佛足言大德
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證知我是
佛弟子從今日盡形壽歸依三寶居
士即遣使喚五福德人語言佛大師
在此宜速時来使到具告情事此五
人亦先世供養佛種善根近正見利
根宿因力故能得今世無漏智慧善根
力所追即到佛所頭面礼佛足一面
坐佛為五人隨意説法亦得遠塵離
垢諸法眼生見法得法知法信淨度
疑不信他不隨他除疑悔住初果中
得無所畏從坐起頭面礼佛足言我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證知我是佛
弟子從今日盡形壽歸依三寶民大
居士從坐起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
願佛及僧受我舍宿佛默然許之既
蒙許可即礼佛足還家拼擋房舍除
去所有灑掃清淨懸繒幡蓋雜色綖
羅燒衆名香布種種花辦金牀銀牀
頗梨牀紺琉璃牀各千二百五十如
是思惟此四寶牀若不受一當受一
又辦千二百五十金瓶盛湯水千二

百五十從人一比丘給一人一切辦
已遣使白佛唯聖知時佛晡時著衣
持鉢與大衆俱向居士舍千二百五
十沙門居士給千二百五十使人二
比丘給二人在門外洗浴居士自洗
浴佛一時浴訖而入其舍居士以千
二百五十金牀奉佛佛不受次以銀
牀頗梨紺琉璃牀各千二百五十奉
佛佛盡不受居士更布淨牀以細氎拘
執欽婆羅雜色縷羅布淨牀上大衆
坐訖自行澡水奉進非時漿及含消
藥即起辦具種種餚饍飲食又辦金
鉢銀鉢頗梨鉢紺琉璃鉢各千二百
五十如是思惟若不受一當受一又
復辦金盤銀盤頗梨盤紺琉璃盤各
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若又受一當
受一辦訖白佛時到佛及僧坐定自
行澡水奉佛千二百五十金盤佛不
受次奉銀盤頗梨盤紺琉璃盤各千
二百五十佛盡不受更奉木盤銅盤
即為受之復以千二百五十金鉢奉
佛佛不受次奉銀紺琉璃頗梨鉢各
千二百五十奉佛佛不受告諸比丘

我先聽兩種鉢鐵瓦八種鉢不應畜
居士供施已訖自行澡水食畢攝鉢
持一小牀在佛前坐欲聽佛說法彼
白佛言願受我是修摩國中盡形壽
供養我當為佛作千二百五十房舍
千二百五十牀榻被褥拘執以好秔
米王所食者供養世尊及比丘僧佛
告聚落主汝心淨信於我已足諸有
如是善男子依信法中住我憐愍
應度不得長受汝請佛為居士說偈
呪願

若在天祠中　供養火為最　婆羅門書中
薩鞞帝為最　一切諸人中　帝王尊為最
一切江河中　大海深為最　於諸星宿中
明月第一最　一切照明中　日光曜為最
十方天人中　佛福田為最

佛呪願已從坐起去勅諸弟子次第而
出從婆提城持衣鉢向頻闍山遊行
民大居士為佛故遣五百人以五百
乳牛五百乘車載秔米及隨飯羹王
所食者語使人言若佛在無聚落空
處宿時汝擊五百乳牛作秔米蘇乳
糜和以黑石蜜上佛五百人受民

大居士語佛在無聚落處宿五百人
即舉乳作糜上佛佛言與僧作分即
與僧僧不受如是思惟是食具以我
曹故送來已舉宿不淨以是事白佛
佛言比丘有二種請一者即日食二
者冷食若即日得二請應自受一請
一請與人若得冷請隨所施隨受有
淨隨受有不淨隨受淨隨受者謂五
種佉陁尼五種蒲闍尼食五似食不
淨隨受者謂五寶五似寶彼淨隨受
受已作淨不淨隨受者言此不淨得
淨當受佛漸漸遊行到頻闍山彼頻
闍山中有一夜叉鬼字優航摩舊在
彼山中住此鬼信佛言心淨思惟我
當何物上佛此中唯有蒲萄即取上
佛佛言與僧作分彼即與比丘比丘
不受言佛未聽我曹噉蒲萄以是事
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噉蒲萄時大有
蒲萄食飽多殘諸比丘不知當云何
白佛佛言壓汁飲若蒲萄不作淨若汁
中不以水作淨不應飲若蒲萄作淨
汁中不作淨若汁作淨蒲萄不作淨
不應飲蒲萄淨汁亦淨應飲尒時佛

遊行集人轉多有千二百五十比丘
有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五百作
人五百乳牛五百乘車佛欲散此衆
即入定辟如士夫屈申臂頃從頻闍
山沒至湯陁耆尼池岸上現岸上有
結髮仙人字鞞尼耶先在此住見佛
不起又不問訊亦不讓坐佛亦不與
仙人語言問訊佛即於湯陁耆尼池
中洗足已即於岸上在一樹下布尼
師檀結跏趺坐尒時微雨灑地輕風
来掃風吹種種華彌滿布地鞞尼耶
思惟微雨灑地輕風吹雜華布地皆是
我力非是沙門瞿曇力也是夜多過
尒時四大天王與無數百千眷屬俱
欲来向佛時有四青衣鬼神来向仙
人在四邊住仙人開眼見之問汝何
人諸鬼神言我青衣鬼神言何以来
言相守護問言何以守護鬼神言今
夜多過四大天王當與無數百千萬
眷屬来至佛所此中儻有鬼神来相
觸嬈仙人言不守護沙門瞿曇耶答
言不仙人思惟此微雨輕風雜華布
地乃是沙門瞿曇力非我力也即時

四大天王與無數百千眷屬後夜来
見佛頭面礼佛足一面立佛以聖語
說四諦法苦集盡道二天王解得道
二天王不解佛更為二天王以馱婆
羅語說法(咒)寧(苦諦)弥寧(習諦)多吔陀辟
(盡諦)陀羅辟支(道諦)佛闍陀(知也)薩婆休一(切)
鞻舍摩遮(戒末)薩婆多羅(一切罪)毗樓利
多吔欲(違離)薩婆休一(切)鞞羅地(不作)波跋
(惡也)頭吃想媢(苦邊盡也)涅樓遮諦(如是說也)是
二天王一解一不解佛復作弥梨車
語摩舍兜舍鄯舍婆薩婆多羅(毗)比
諦伊數安兜頭郄婆阿地婆地四天
王盡解示教利喜已礼佛足而去佛
於湯陁着尼池岸上持衣鉢遊行向
阿摩那國是結髮仙人舊住此國深
敬信佛而作是念當以何物奉上於
佛復作是念如古昔仙人所愛水淨
八種漿當以奉佛即辦此衆多漿持
来上佛佛告雞尼耶與僧作分即與比
丘比丘言佛未聽我飲八種漿以是
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飲八種漿何
等八一周梨漿二茂梨漿三拘樓漿
四捨樓漿五說波多漿六頗留沙漿

七梨漿八蒲萄漿以水作淨應飲佛
從阿摩那國隨所住竟持衣鉢向阿
頭佉國遊行此國中有父子比丘本
作剃毛鬚髮師其父摩呵羅聞佛從
阿摩那國遊行到阿頭佉國此中無
檀越供給僧亦無供養誰當供養佛
便語兒言我聞佛從阿摩那國土遊
行欲來至此此中無檀越供給僧亦
無供養汝可持鉢入城求胡麻秔米
小豆磨沙豆供養世尊其子巧能其
事即持鉢入城大得胡麻秔米小豆
摩沙豆世尊既到父子選擇房舍布
好坐具即辦種種粥胡麻油粥乳粥二
種豆粥清粥辦已奉佛及僧諸粥大
多餘殘棄一房舍內地佛食後經行
摩訶羅從佛彷徉到是處見地粥狼
藉佛知故問摩呵羅何許得是多粥
有檀越與耶答言無佛言是衆僧物
耶答言非佛言何處得摩訶羅以是
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故集僧集僧
已佛種種因緣訶摩訶羅何以名比
丘教子作不淨事佛種種因緣訶已
告諸比丘從今日五衆不得相教作

不淨潔若教得突吉羅從今日前立
師時種種作具不應畜若畜得罪若
先縫衣人畜針筒不犯先能害人畜
筆筒不犯先銅作人畜鑽不犯佛從
阿頭佉國持衣鉢向波婆國遊行此
國中諸豪族先作要佛来入國一切
應一由延迎佛若不迎者罰五百金
錢既聞佛来出迎中有一豪族字盧
芝第一力士是阿難舊知識其人於
佛無信阿難遥見其来語言盧芝汝
来迎佛甚善盧芝言我非信佛而迎
我順親族法故阿難言有何法答言
我親族先作要法若佛来者應一切
一由延迎若不迎者罰金錢五百阿
難我不惜五百金錢恐親族不穆以
是故来阿難執手牽至佛所到已頭
面礼佛是一面立阿難白佛言是盧
芝我舊知識特相親善於佛不信願
佛說法令其開解尒時世尊以慈心
感覆彼即信悟尋為說法示教利喜
示教利喜已礼佛而出還坐本處諸
人去不久時佛從坐起向自房盧芝
從佛如犢隨母佛入房坐盧芝礼佛

足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即從
坐起礼佛而去思惟我持何等物上
佛即以諸餅奉佛佛言與僧作分彼
即與比丘比丘不受語言佛未聽我
敢餅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敢餅
何等餅若麵若大小麦餅若豆餅刻
鏤餅重華餅有如是種種淨餅一切
聽敢佛從波婆國隨所住竟持衣鉢
遊行到舍衛國諸比丘乞食得甘美
餚饍乳酪酥油魚肉脯諸比丘不受
思惟乞美飲食或墮罪以是事白佛
佛言若不自乞檀越施應受從今日聽
僧服四種藥何等四種藥一時藥二
時分藥三七日藥四盡形藥時藥者
五種佉陁尼五種蒲闍尼五似食何
等五種佉陁尼一根食二莖食三葉
食四磨食五果食何等根食芋根蔙
根藕根蘆菔根蕪菁根如是等種種
根可食何等莖食蘆菔莖穀梨莖
羅勒莖柯藍莖如是等種種是莖佉
陁尼何等葉食蘆菔穀梨葉羅勒葉柯
藍葉如是等種種葉可食是葉佉陁尼
何等磨食粘大麦小麦如是等種種是

磨佉陁尼食何等果食菴羅果閻浮
果波羅薩果鎮頭佉果鄉梨者羅果
如是等種種是果佉陁尼何等五種
蒲闍尼食一飯二麨三糒四魚五肉
如是五種蒲闍尼食何等五種似食
糜粟穬麥莠子迦師如是等種種是
名似食未漉漿汁是名時藥時分藥
者若淨漉漿汁是名時分藥七日藥
者若酥油蜜石蜜是名七日藥盡形
藥者五種根藥何等五種一舍利二
薑三附子四波提䀨沙五菖蒲根是
藥盡形壽共房宿無罪五種果藥呵
梨勒鞞醯勒阿摩勒胡椒蓽茇羅盡
形壽共房宿有五種鹽黑鹽紫鹽赤
鹽鹵土鹽白鹽盡形壽共房舍宿有
五種樹膠藥興渠薩闍羅茶帝夜帝
夜波羅帝夜槃那盡形壽共房宿五
種湯根湯莖湯葉湯華湯果湯盡
形壽共房宿是四種藥時藥時分藥
七日藥盡形藥若即日受時藥時分
藥七日藥盡形藥若和合一處此藥
時應服非時不應服時藥力故若即
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是藥和合

一處是藥應時分服過時分不應服時
分藥力故若即日受七日藥盡形藥
是藥和合一處七日應服過七日不
應服七日藥力故盡形藥隨意服若
即日受時藥不淨受時分藥七日藥
盡形藥和合一處不應服即日受時
分藥不淨受七日藥盡形藥和合一
處不應服即日受七日藥不淨受盡
形藥和合一處不應服長老優波離
問佛是三種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
藥是三種藥舉宿得口受不佛言不
得是三種藥惡捉得口受不佛言不
得是三種藥手受口受不病得服不佛
言不得是三種藥手受口受病得服
不佛言得

七法中醫藥法第六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